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

涇 胡承珙

小雅甫田之什

甫田

序云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稽古編曰楚薺
信南山甫田三詩序皆以爲思古不獨甫田然也甫田序
思古古字偶與詩自古有年同耳朱子譏之以爲序專以
此立說斯亦深文之論矣小序之古指成王時也詩之古
與今適南畝對則指成王以前疏以信南山推之謂此古
亦禹理或然矣序之古乃詩之今非詩之古豈用以生說

哉承琪案傷今思古之說王雪山已疑之謂詩中援古及

今者甚多卽以田事言之振古如茲續古之人皆及古以

迄于今匪今斯今皆及今雖未敢卽以爲某三之屋斥亦

未敢卽以爲某王之亂世是其說不始於詩序辨也然荀

子大略篇曰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

注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

作小雅之人不爲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

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

其聲有哀焉

注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

據此則所謂傷今思古者其

誼出於荀卿知毛序源流甚古不得疑其援詩以立說明

矣

俾彼甫田傳俾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正義曰齊甫田傳

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承琪案倬本兼明大
二義故械樸倬彼雲漢傳又云倬大也說文倬箸大也乃
合二義言之柔柔倬彼昊天箋云倬明大貌亦與許同若
雲漢倬彼雲漢箋云倬然天河水氣也韓奕有倬其道傳
云有倬然之道者也此皆讀倬爲灼專用明義此傳以甫
田是大田故倬亦但爲明貌蓋言明乎彼甫田猶之上篇
云信乎彼南山也

歲取十千傳十千言多也箋云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
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
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

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正義曰
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又引王肅
孫毓申毛皆謂此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詩賦之作非如
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秦氏毛詩日箋曰竊謂鄭以制
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
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近於肌
度又不若鄭言制度之有據矣正義申鄭云孟子言三代
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
幽王稅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
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

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五禮通考方氏曰九一什一甸法文義一耳野之九一爲九中之一則貢之什一亦什中之一而已但以井田畫方而成則以八而包一故不得不以九一爲法貢法長連排去則以五十起數十夫有溝百夫有澗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以十相乘亦復整齊而易算耳烏有什一爲數而取其一反使奇零參差而難算也哉承琪案箋以歲取十千爲一成之數特舉井田之法爲九夫而取其一耳若於溝澗之法亦可爲十夫而取其一矣周法本兼貢助匠人注以貢助通率爲什一所以解徹

爲通義若孟子言三代稅法實皆什一則以貢法民田五十畝貢上五畝助法民田七十畝公田亦七十畝借民力以治之而上自收其公田之入貢爲什一助爲九一盈朒之數本不甚懸殊周則百畝而徹兼用貢助雖立法稍有變通而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故曰其實皆什一也故貢助通率爲什一以解孟子請野一節則可若其實皆什一之文在論三代田制之下夏但有貢法殷但有助法何得二代通率而云皆什一乎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

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正義曰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箋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傳承琪案生民詩毛鄭皆以攸介攸止爲句文意本與此絕殊不得準彼爲訓此介止毛雖無傳然其訓烝爲進謂俊士以進則毛意當亦爲舍而止息蓋必有所止舍而後可進髦士也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曰介界也鄭以介爲舍凡廬舍必於界上是鄭義本之韓詩亦以申毛非易傳也

以社以方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許氏五經異義從左氏說共工有子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知社非地祇正義引鄭駁以社爲五土之神共工爲后土止爲配食又云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承琪案毛以方爲迎四方氣於郊考月令迎氣不言祀事據此傳知方祭卽迎氣之事與周禮兆五帝於四郊注疏家皆以爲迎氣之祭者合但月令迎氣有中央土而毛祇云迎四方氣者豈以社爲后土而中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上文以社已足當之歟何氏古義曰詩每以方社對舉以后土乃中央土之神旣立爲社自不當在五祀之列故

禮止言四方承拱謂方爲四方則毛意社爲后土指中央土神言之故疏云義與鄭同也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傳田祖先嗇也箋云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也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謂之田祖也承拱案疏謂大司徒言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此言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不知毛

既以后土屬社而於田祖但言先嗇則后土爲社神先嗇爲稷神漢書郊祀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養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據此知田祖不兼后土明矣鄭箋分社方爲秋報祈雨爲次年郊後之祭其實此章是統言爲農禱祀致其誠敬祈報皆在其內如方爲迎氣於郊卽合一歲之方祭言之不止爲秋成報功而已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明於方社言祈何止於報以御田祖言祈不言報者互辭見義猶方社言齊明犧羊田祖言琴瑟擊

鼓耳鄭以一章而晝爲兩年之報祈又以農夫之慶爲大蜡勞農皆迂拘非達詒也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云攘讀嘗爲饗饗讀饋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饗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正義曰王肅云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承珙案鄭箋之說已爲王肅孫毓所駁而王肅所自爲說尤謬自古無所謂嘗土之法者後儒各爲之解亦未盡安蘇傳云攘取也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夫奪取曰攘竊取曰攘施之於此已

爲不倫且左右字無著毛西河以攘爲攘臂左右爲左右
手此本六書故攘爲捋袂出臂之說戴氏詩考正從之說
文攘援臂也此卽攘臂之字然攘臂取會又何須左右竝
舉也孔羿軒據曲禮注攘古讓字言農夫各以其會讓與
左右鄰井偕耕者互當其家人所作羹飯孰旨與否也但
此承田唆至喜之下而專言農之讓會雖可知民俗之美
不足見上意之勤惟嚴緝引曹氏曰攘卻也謂田唆之官
卻除其左右之從者而親嘗其饌之旨否言其上下相親
之甚也此說近之毛於此無傳者出車獵猶于襄傳襄除
也釋文襄本或作攘毛意豈以攘與襄同左右爲從者之

稱其義易曉故無庸訓釋歟

大田

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蓄粟之蓄時至民以其
利耜熾蓄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蓄正義曰此
及載芟耜皆於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於
地之事故知當爲熾蓄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蓄殺其草故
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蓄也

案今方言
無此文

承琪案鄭云俶讀

爲熾者熾與植同聲鄉射禮古文熾爲載今文或作植是
讀俶曰熾猶讀俶曰植也植又爲置論語植其杖而芸漢
石經作置其杖七錄穀梁名淑論衡作穀梁實

論衡見
案書篇亦

其例也載本與栽通中庸上天之載注云載讀曰栽謂生
 物也又栽者培之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植也
 今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此箋不言載讀
 為栽者以栽亦植也與俶義復故云讀為菑栗之菑正義
 引弓人菑栗謂鋸弓輪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
 發之是菑為菑殺其草故又引方言反草曰菑皇矣釋文
 引韓詩亦云菑反草也此義於田事尤合故箋末復申之
 曰田一歲曰菑

既方既阜傳實未堅者曰阜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
 未合時也稽古編曰方阜堅好皆指穀實而言不比生民

詩歷道苗稼生成之次第故彼連用十字而此僅以四蓋生長之條茂已具於前章庭碩中矣又堅好卽生民之堅好也至生民之方毛以爲極取鄭以爲齊等此詩之方毛無傳鄭以爲房謂孚甲而未合時也彼生時統言其苗此成時專言其實所以異乎然則此詩之方阜正與彼詩實發實秀相當耳發管而秀出則先有孚甲而實猶未堅所謂阜也毛云實未堅者曰阜故兩詩皆以堅好繼之承琪案阜字本當作草說文草下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蓋杆櫟之實名曰草斗者謂其殼也俗書作阜引申之凡植物有孚甲者皆可稱阜周禮大司徒其植物宜阜

此草省作阜

物鄭司農云早物柞粟之屬今世閒柞實爲阜斗其實粟亦爲阜物則賈疏以柞實染阜爲名非矣此詩旣方爲孚甲始生而未合則旣阜爲孚甲已成而未堅耳孔疏以阜音同造轉訓爲成非其義也

不稂不莠傳稂童梁也莠似苗也焦氏里堂曰說文莠禾粟之果生而不成者謂之董節重文作稂莠禾粟下生莠讀若酉采卽穗字爲禾成莠之名童之猶言獨也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故名童節說文禾粟下生莠繫傳作下揚生莠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之必在下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

徐錯亦謂莠出於粟秕今俗稱粟之不成者尚曰下揚說
文正以此訓莠之所由生也承琪案說文禾粟之采當從
陸釋文作禾粟之莠若作采爲禾之秀而不實者則此經
上文既堅既好箋云盡堅熟盡齊好矣安得又有秀而不
實之稂乎說文莠訓當是禾粟下讀揚生者句段注謂禾
采下垂莠則采同而揚起不下垂故曰揚生者得之焦氏
孟子正義又云莠之爲物有二御覽引韋昭荅問云甫田
雜莠今何草荅曰今之狗尾也但今狗尾草徧野皆一種
自生不關粟秕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別爲似禾之物與
狗尾異大田不稂不莠傳既以稂爲童梁稂莠一類惟稂

成於病莠生自種爲有別耳承琪謂毛傳兩言稂童梁又言莠似苗說文莠莠二篆相次蓋莠爲莠之未成者莠則已成而揚起者又說文皆連禾粟爲言則莠莠自是禾粟間一種相似之草惟其擇種不純雜以浮秕致生稂莠故惟禾粟中有之國語馬餼不過稂莠亦對會粟之馬爲言若爾雅孟狼尾本與稂童梁列爲二草又莠名狗尾隨處有之不應獨惡其亂苗然則稂莠自是害苗之草之專名其狼尾名莠狗尾名莠或因禾粟之稂莠以爲名而實非一物要與詩言無涉耳

田租有神秉畀炎火傳炎火盛陽也箋云螟螣之屬盛陽

氣藏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
炎火使自消亾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
陽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于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害
無由作而云田祖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李迂仲
曰唐明皇時天下大旱蝗姚崇爲相遂遣捕蝗使乃援此
以爲說其實與此詩異也承珙案姚崇捕蝗之事當時倪
若水已移書謂之然不害其爲善政但不必以之解詩耳
蓋詩以明君爲政能除蟲害而言田祖以神其事自不得
謂爲實火故毛以盛陽解之箋疏申述其義益明此先儒
解經之精與後世備荒之政本不相涉若持此以證經則

捕蝗之法惟能打撲飛蟲且焚且瘞若螟本蠹蟲爾雅翼以爲無足小青蟲陸疏云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之二蟲者又豈可打捕而付之焚如者乎

秉畀炎火釋文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段氏毛詩傳曰卜畀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子也承琪案卜訓報者白虎通義著龜云卜赴也小爾雅赴疾也禮記少儀咨服小記注竝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卜畀炎火者謂亟取而畀之炎火也

有滄萋萋與雨祈祈傳滄雲與貌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有阮氏校勘記據諸書訂正萋萋當作淒淒祈祈當作祁祁

種之稗蟲不應專會晚種者故稗當兼早禾晚禾言之若此云不穫之稗則闕宮傳所云後種曰稗者蓋以晚種後熟不暇收穫事或有之耳

此有不斂穧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卽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是也定本集注穧作積稽古編云董氏曰崔靈思集注不斂筥亦音穧是同一集注孔以爲穧作積董以爲穧作筥矣集注一書唐尚存宋已無之董所見不如孔之眞也承琪案鄭注聘禮以筥爲穧名不過比

方其事本非謂筥字同稽又注周禮掌客云筥讀爲棟栳之栳謂一稽也是筥稽同義不同音無由借筥爲稽阮氏按勘記云集注積或當作積以齊資得通用而借積爲稽也此說近之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傳騂牛也黑羊豕也正義曰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太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且上篇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太牢牢色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旣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承瑛案正義述毛旣以此方爲四方之神而又謂毛意以四方非望祀非五

帝殊不能自圓其說卽如大宗伯青圭禮東方之類其牲幣必各放其器之色亦不應錯舉騂黑無方色之別竊意毛本不以此方與甫田之方同毛詩寫官記曰曾孫之來本勸農也然饁食之餘方且以禋祀爲事而或以騂或以黑焉禋祀或則祈或則報也故曰方言方有事於此耳此說近之

瞻彼洛矣

序云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承琪案序云思古明王則詩中君子當指明王毛於庭燎之君子至止采芣之君子來朝皆云君子謂諸侯也

而此不言者始以君子本指明王其義易曉歟箋以君子爲諸侯世子來受爵命者以韎韜爲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此蓋本三家之說白虎通義爵篇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其下又云世子上受爵命服士服何謙不敢自尊也故詩曰韎韜有珌世子始行也此或卽係韓詩之說然鴛鴦亦云君子萬年與此詩二三章文同彼箋云君子謂明王也然則此君子亦當指明王爲是云至止者或因會同征伐所至而有爵命之事故曰福祿如茨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傳與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深廣

貌承琪案傳意明以洛水之溉浸喻明王之恩澤鄭箋所
申不誤但下文君子卽明王福祿卽恩澤箋不當屬之諸
侯世子耳此洛水正義引職方雍州其川渭洛證之是矣
宋王安石始以爲豫州之雒雒呂記朱傳皆從之惟王伯
厚詩地理考云此非禹貢導洛自熊耳之洛淮南墜形訓
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
是也段懋堂說文注云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自
古不紊魏黃初元年詔稱漢以火德忌水去水爲雒魏爲
土行又除佳加水變雒爲洛自後二字始多淆亂承琪謂
禹貢有豫州之雒無雍州之洛惟導水東過漆沮據水經

注引闕駟以爲卽洛水然禹時未必有洛名始見於周禮
職方毛詩正月傳以宗周爲鎬京此云宗周漑浸水則其
爲雍州之洛甚明漢書匈奴傳武王居鄴鎬放逐戎夷涇
洛之北亦卽宗周之洛水也

韎韐有奭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
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
韋爲之段氏儀禮漢讀考曰傳當云韎者茅蒐染草也一
入曰韎句韐所以代韠也箋當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
聲也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皆分析韎韐二字別義各本
譌舛不可讀王氏經義述聞云毛傳原文當作韎染韋也

今本韎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韎者茅蒐染而誤衍也蓋毛以染韋一入之色爲韎而不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也一入曰韎鄭以韎爲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入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茅蒐韎聲也若毛以茅蒐爲韎則與一入曰韎之文自相違戾且毛旣云韎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是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承琪案王說是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傳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承琪案傳意似當以韎韐爲天子之戎服侯人傳芾韠也此云韐所以代韠也蓋以芾韠爲朝祭之服戎事則以韎韐代之

不應專指士而言鄭箋泥於禮經士服韎韐之文遂謂此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任爲軍將使將六軍而出夫世子未命即使服士服而來然既任出征之事豈尚不賜之爵命而仍服其韋弁服及左傳韎韐之附注以爲軍中上下同服天子至士皆服韎韐承洪謂次章韠琫有珌毛傳通言天子至士琫珌之飾則此章當亦通言天子至士戎服之韠其義實與鄭箋不同鄭箋於次章云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案首章箋方云未遇爵命將六軍而出則次章之受爵加賜又在何時兩章經文皆承君子至止之下而一未受爵一又受爵殊相矛盾陳

氏稽古編以鄭注韋弁服及杜注韎韐之跗注皆非韠不
得牽合韎韐爲一事然韠與裳同色鄭注司服以韎韐爲
弁又以爲衣裳韐旣所以代韠則以韎韐爲之可知司服
注又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而京賦云武士赫
怒緹衣韎韐此亦可見古人以韎韐爲戎服不當專爲士
之祭服矣

韠琫有珌傳韠容刀韠也琫上飾珌下飾正義曰古之言
韠猶今之言鞘以公劉韠琫容刀故知韠容刀韠也公劉
傳曰琫上飾韠下飾者以彼無珌文因琫爲在上之飾下
則指韠之體故言韠下飾也阮氏校勘記曰段玉裁云韠

刀室也卽刀削削音肖削之上刀把其飾曰琫削末之飾

曰琫

承琪案琫當以釋名所言室口之飾爲正詩每鞞琫連文若係刀把與鞞何涉小爾雅鞞琫之飾也此

解爲

正有讀爲又言有鞞有琫又有琫也公劉傳下曰鞞上

曰琫略舉上下之體而已釋名與毛所說各異戴東原氏改此傳云琫上飾鞞下飾琫貌非也鞞不可言飾戴說據釋名也又陳氏稽古編與段說合承琪案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竝不言飾可見鞞爲刀室琫乃所以飾鞞此篇正義申之最得傳旨馮氏名物疏譏毛自相矛盾孔不得已而爲之詞皆非是左傳藻率鞞鞞鞞卽琫也

集韻琫或作鞞

此亦鞞琫連文而不及琫與公劉同杜注乃云鞞刀削上

飾鞞佩刀下飾銖誤劉炫故據詩傳以規杜過孔疏乃云
鞞鞞或上或下俱是此則曲徇杜氏不及詩疏之諦當耳
傳又云天子玉璆而珽珽諸侯璆璆而璆璆大夫鐻璆而
鐻秘士璆璆而璆秘

此據正義本與釋文定本集注不同

正義曰傳因璆璆

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璆璆
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說文璆佩刀上飾也天
子以玉諸侯以金璆佩刀下飾天子以玉段注云毛傳天
子以珽說文珽蜃甲天子玉璆而珽珽此當云天子以珽
諸侯以玉淺人妄竄改之又說文璆蜃屬禮佩刀士璆璆
而璆璆璆金之美者與玉同色禮佩刀諸侯璆璆而璆璆

段云天子玉琕琕琕備物也諸侯璽琕琕琕讓於天子也
璽美玉也天子玉上諸侯玉下故曰讓於天子也大夫鐻
琕琕琕銀上金下也士琕琕琕琕有玉琕之稱貴於琕
自諸侯至士皆下美於上惟天子上美於下承琪案此傳
所言雖不著所出然說文於琕琕璽下皆引禮云云則毛
亦必據禮逸篇之文不應互異如此說文琕下云天子以
玉者因琕有玉琕之稱以玉猶言以琕未必淺人妄改諸
侯爲天子也然玉琕琕琕上下究有不同正義惟當言天
子琕琕異物耳若諸侯璽琕琕琕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
之璽是諸侯琕琕同以金爲之此所以別於天子也王莽

傳瑒瑒瑒瑒與邊同亦上下皆用金之證

孟康云瑒玉名非是

夫則皆以錄爲之士皆以瑒爲之說文諸侯瑒瑒士瑒瑒恐是傳寫之誤定本集注作諸侯瑒瑒大夫鏐瑒皆非也

裳裳者華

序云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竝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案全詩皆極言賢者德行才藝似共先人以見不可棄絕而刺幽王之意自在言外孔叢子引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蓋經文祇有此意序小人以下乃推原所以援古刺今之由耳蘇氏詩傳謂小人讒諂詩之所無而釋首章云

君子內脩其身而發於外譬如堂堂之華而附以潯然之
葉無有不善者也今幽王積其不善其發於外者儻然小
人爾是以君子思見賢君以寫其憂然後樂處其朝也是
仍不能外序以爲說矣

裳裳者華傳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朱氏通義曰董氏云裳
古文作常案說文常下裙也从巾尚聲是裳本作常下云
芸其黃矣又云或黃或白或疑卽常棣劉勰文心雕龍云
雅詠常華或黃或白亦以裳作常然徧檢諸書竝無言常
棣華黃者此詩旣以其華爲黃白色則非常棣明矣華谷
竟解作常棣若果是常棣無疊言常常之理恐仍以毛訓

堂堂爲正承珙案廣雅常常盛也似卽釋此詩之裳裳或
所見詩本有作常常者耳

其葉漙兮我覲之子我心寫兮傳漙盛貌箋云興者華堂
堂於上喻君也葉漙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
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覲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
也呂記引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
相繼而榮顯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
李氏集解曰此詩只說賢者之類而乃以華喻君其說爲
不類此但言賢者之昌盛如此承珙案細釋經文實不同
鄭箋所說裳裳者華當喻功臣之美盛漙兮之葉當喻世

類之繇昌且凡詩言之子者皆見在之詞無有稱古人者況之子與君子詞氣自分輕重箋以末章君子爲其先人而之子乃斥明王非其義矣

芸其黃矣傳芸黃盛也何氏古義曰芸草名言如芸華之色黃也爾雅權黃華郭璞注今謂牛芸草爲黃華其華黃葉似苜蓿邠畧疏云牛芸者亦芸類也承琪案此說非是老子夫物芸芸注芸芸華葉盛貌是芸爲草木盛之通稱詩連黃言之故傳以芸爲黃盛若以經證經則苕之華亦云芸其黃矣彼傳云苕陵苕將落則黃爾雅苕陵苕黃華藥白華芟舍人孫炎皆以黃白爲苕華色異之名此詩三

章云或黃或白則裳裳者華或卽陵茗但毛以此芸爲黃盛而彼爲將落者芸爲黃之極盛盛極則落亦理勢所必然故此言其盛彼言其衰隨事取與義相成耳

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傳言世祿也大雅文王不顯亦世傳云士者世祿也彼正義引五經異義據公羊穀梁左氏說以周制世祿有大功德亦得世位宜十五年左傳正義又云鄭駁異義引尙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似爲許鄭義異其實世祿爲常世位非常許鄭之意略同故大雅又引鄭箴膏肓公卿之位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有功特命則得世位

也毛傳但言世祿此箋云守先人之祿位則兼位言之正義謂士乘兩馬經云乘其四駱則仕者得乘四馬故并位言之義自可通但此乘駱直承之子文來卽謂之子當乘四馬耳箋以此之子爲明王乘駱爲賢者之子孫兩句之中文義隔絕非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案荀子不苟篇引此詩而曰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韓詩外傳云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繇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捧持于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

周公成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
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感動
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
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
者所以應時也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
有之此卽荀子所稱屈信變應之說也說苑修文篇引詩
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轉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
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衽立于憲次賓客弔唁無
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
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

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據此所稱詩傳當出於三家左之右之亦明指朝祀喪戎之事與毛傳合不似後儒但以取諸左右爲說一味鑿空也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似嗣也箋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稽古編曰以似爲嗣詩之恒訓集傳曰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夫維其有之正承上宜與有耳左之右之可云在內乎且形之於外者又何所指乎承琪案潛夫論邊議篇云議者民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此卽有

諸內形於外之意集傳之解似非無本然序言刺幽王廢世祿之法則似爲類其先人古說自不可易襄三年左傳言祁奚事引此詩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說者多以爲斷章今案祁奚舉其子午使代己爲中軍尉又舉羊舌赤爲佐亦是代其父羊舌職本皆似嗣之事雖與先稱解狐同爲建一官而三物成然解狐未命而卒傳云唯善故能舉其類類卽謂世類之類然則引詩或專就舉子言之亦無不可不必以爲斷章也

桑扈

序云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李氏集解曰

此詩徒見稱美古人之德何以知其爲刺故李祭酒曰楚
茨大田之什竝陳成王德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
德之惡汝墳爲王者之風楚茨爲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
意知其本情故也又云觀幽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見
其君臣於宴飲之間傲慢失禮無所不至此桑扈之詩所
以刺之也若先王之時則禮教素行如湛露燕同姓之詩
也而皆恭儉無有失禮燕同姓如此則燕羣臣可知故以
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
之傷今也范氏補傳曰此篇之序不言思古其詩皆陳古
王者之事大抵序詩者主于發明詩人之意有序所言而

詩無之者詩意未盡故也有詩所言而序無之者詩意自顯故也學者要以是觀之承琪案二條可作讀詩序者之總論

君子樂胥受天之祐傳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祐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正義引孫毓述毛謂天子以至庶人皆有所樂是樂之大者承琪案賈誼新書禮篇云胥者相也祐大福也此釋樂胥與毛義同箋於大雅韓奕侯氏燕胥魯頌有駉于胥樂兮竝訓胥爲皆而獨于此讀胥爲謂以爲有才知之名義近迂曲且此詩樂胥卽有駉之

胥樂文法倒裝古人往往有之無容易傳

之屏之翰傳翰榦正義曰釋詁云榦榦也舍人曰榦正也
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榦
榦者皆以築牆爲喻承琪案爾雅榦榦儀榦也此謂翰爲
榦之假借毛傳與爾雅同皆所以明假借也正義標傳文
翰榦當引釋詁榦翰榦也今本榦下脫翰字惟呂記引正
義榦翰榦也不誤又正義引舍人注榦所以當牆兩邊榦
當作翰左傳莊二十九宣
十一成二正義引皆作翰邢疏引亦作翰
詩疏作榦亦傳寫誤耳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

也不多多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亾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正義曰毛以爲言王者之德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不戢難而順之乎承珙案疏以不難爲戢難乃用鄭箋難字之解然戢難而順義殊不安竊意毛傳不難難也未必如鄭以自難爲義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詩傳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多多也據此詩難字本作儺傳當讀如猗儺之儺隰有萋楚傳云猗儺柔順貌則此不戢者言民皆聚而歸之不儺者言民皆柔而順之民旣歸順故受福多耳古字儺或作難周禮占夢始難故書難或爲儺鄭云

字當作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此箋亦以難爲戒懼之義然未必合毛意也或又據說文引詩受福不難則上句必非難字今案說文魑見鬼驚詞从鬼難省聲讀若詩受福不難此當同今本毛詩作不邗傳寫誤作不難蓋邗者柰何之合聲左傳弃甲則邗正與見鬼驚詞義合故許書讀魑若邗王氏詩考以受福不難列爲異字亦據誤本說文耳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箋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臧氏經義雜記謂左傳成十四年引詩彼交匪傲

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同一左傳同引一詩不應互異漢書五行志引傳作匪傲
匪傲應邵曰言在位不做許不倨傲也論語惡微以爲知
者釋文云微鄭本作敫是微敫古通毛詩作交蓋絞之省
借故漢書作傲毛公於此及采菽彼交匪紆皆無傳鄭箋
依字訓爲交接恐非漢志所載左傳爲古文今本出之杜
氏未足深信趙孟引詩作匪不作彼與漢書正同尤爲明
證成十四年傳作彼交杜注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是杜
從鄭箋所改漢志匪傲當從應仲援說爲不做許師古改
爲傲倖非是承琪案臧說是也匪彼二字古雖通用此詩

三言後集卷之二一
義當作匪絲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與此詩四句文義相同此匪交匪敖當與彼不吳不敖一
例耳

鴛鴦

序云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
節焉承琪案首章傳云大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有
時正與序文相應由毛公作傳與序別行故有時用序語
爲傳若謂序多毛公所爲則傳中所已言不應又襲之而
爲序也

鴛鴦在梁哉其左翼傳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也

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毛而河續詩傳鳥名曰戢左翼不可解正義謂舉雄者言此襲爾雅辨雌雄法然此是戢非掩也且戢左翼非掩右翼也乃後人承其誤者如函史諸書且謂雄以右翼掩雌左翼謂之戢左翼則以掩雌翼而曰戢雌翼已自難通況雌翼而曰其翼可乎且未聞禽鳥之宿有以彼翼掩此翼者宋人張載有云禽鳥竝棲一正一倒戢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右翼以防患于外世多稱之第鳥棲正倒在枝柯者不可見鴛鴦連蹠踴地而宿皆首尾相竝有何正倒況正倒亦安必左翼內而右翼外假使而

首者棲南東首者棲北則已右翼內而左翼外矣可曰右相依左防患乎惟韓詩所解稍可通證戢者捷也謂捷其喙於左也凡禽鳥止息無論長頸短喙必捷其喙於左翼此明可按者

張蘆林曰廣雅戢插也原自明白

承琪案戢捷雙聲捷有插

訓毛氏引廬人注矜所捷也爲證是已今本釋文引韓詩捷其喙不誤稽古編謂當從玉海作捷其喙非是但韓謂鳥之棲息必捷其喙於左翼則不盡然古語云雞寒上距鳴寒下觜每見鳧鷖之屬亦有捷喙於右翼而息者當是詩人偶見鴛鴦戢翼在左因以興感耳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傳摧莖也秣粟也箋云摧今莖字也

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正義曰傳云推莖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推乃今之莖字也按勘記據釋文推下云芻也是其本莖作芻與正義本不同考此傳當本云推芻也與下傳秣粟也相對故箋云推今莖字所以申推得訓爲芻之意非傳文已轉古爲今而箋又辨之如正義所云也段氏詩經小學則謂傳當作推挫也箋當作挫今莖字也挫者毛時莖字此毛謂推卽挫之假借鄭恐學者不解故釋曰挫今之莖字今本箋挫或作推非陳碩甫曰正義本毛傳推莖也釋文本作推芻也引韓詩云莖委也是毛

詩作推訓芻謂推卽芻之假借字韓詩作莖訓委委卽莖字說文莖斬芻韓毛字異而義同箋云推今莖字也鄭用韓說後人依箋改傳當依釋文作推芻爲正承珙案細釋傳箋仍以正義爲是推莖爲古今字毛詩古文作推韓詩今文作莖毛傳推莖者以今字釋古字所以明假借也鄭恐人誤爲訓詁故申之曰推今莖字也韓詩莖委也乃以委訓莖耳釋文以毛本作芻所見不同未必果是

陳頌甫曰各本傳作秣粟也釋文本作秣穀馬也亦當依釋文本爲正漢廣言秣其馬傳曰秣養也又雲漢傳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凡言秣者皆謂以穀食馬不謂

秣爲粟矣箋云有事乃予之穀是鄭所據亦作穀馬毛傳
摧秣卽周禮之芻秣也承琪案秣說文作餼云倉馬穀也
秣本以粟倉馬之名因而倉馬之粟卽謂之秣古訓詰本
多此例韋昭注吳語云秣粟也正用毛傳釋文於大雅雲
漢禮記少儀皆云秣穀馬也此殆陸氏自爲訓釋未必傳
文作穀馬也

頍弁

序云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曩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
九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也案鄭箋謂王服皮弁宜以宴
而弗爲則經文明言樂酒明言維宴似不得謂王無宴同

三言行
姓之事蓋此當與賓之初筵參看彼序云幽王荒廢媒近
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而詩中陳
燕射之禮鄭箋謂是王與族人燕則王非不燕同姓乃其
所與沈湎昵近者皆小人而於宗族骨肉之間或反多猜
忌致有離心故頰弁序云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
將亾宴樂親睦所包者廣非止爲一宴而已不能宴樂亦
非不宴之謂不然經曰維宴序刺不宴不幾相背謬乎五
禮通考方氏曰詩曰爾酒爾肴曰君子維宴安在其非宴
乎曰舛謬無日無幾相見安在其非刺乎一再讀之乃知
詩固宴也宴而情不逮於棠棣文不備於行葦雖宴無以

成懼故詩人傷心於集馘以著交瘡之漸迨胥遠胥傲斯
角弓與悲而葛藟有終遠之誚杜杜抱獨行之感焉詩表
其事序推其微文殊而義一也然則角弓之詩爲不合族
者示戒類弁之詩又爲合族而情文不具者示戒也

嚴緝云幽王之時亂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
深竊憂之而王疎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族人之尊者
遂作此詩因王不宴樂同姓藉以爲辭而告以禍敗之戒
非欲王宴樂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辭先從宴樂上說來以
漸及危亾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真謂刺王不能宴樂同
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凜凜不保朝夕幽王

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宴樂哉國風小雅多寓意

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而優柔紆餘讀者不覺也有言古

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

如甫田采菽之類

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

刺甲者

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實刺鄭莊叔稱全述沃之盛強而實刺晉昭之類

有首章便

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

此類甚多

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

見意者

如載驅之類

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一二冷語使

人默會者

如碩人衛之類

有言輕而意重者

如凱風言母氏勞苦而不言欲嫁

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

如四月憂世亂而先歎征役之勞類并刺危亡

而先說不

宴樂同姓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得之承琪案此

條亦可為讀詩序者之通論

有頰者弁實維伊何傳與也頰弁貌弁皮弁也箋云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承琪案正義述毛取與之意謂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引左傳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穀梁傳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爲證是也鄭箋卽以皮弁爲王燕服近於賦矣亦未始不可因以爲與此在詩中別一與例如鴛鴦箋云此交萬物之實而言與者廣其義也亦別一例若竟以頰弁爲賦則弁之在首尚何待言而三章曰實維在首成何語乎正義申箋謂天子燕服有

二燕羣臣用元冠燕同姓用皮弁引賓之初筵箋謂祭末
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此
詩三章言兄弟甥舅似不止於同姓然賓之初筵箋云王
與族人以異姓爲賓此甥舅當亦指異姓之爲賓者是則
二詩雖及異姓皆以族燕爲主故同用皮弁角弓之詩曰
兄弟昏姻亦兼異姓爲言而序但言九族與此序正同集
傳因甥舅句改爲燕兄弟親戚之詩而於角弓又從序專
主九族未免自亂其例矣

呂記引董氏曰頰者圍項而結之也禮緇布冠頰弁無笄
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四綴則有笄者亦以固頰承洪

案此用儀禮鄭注爲說毛傳但云頰弁貌初不以頰爲支
弁之物說文頰舉頭也从頁支聲詩曰有頰者弁蓋頰爲
舉頭貌弁著於首故亦可言頰義相因耳鄭注儀禮緇布
冠缺項云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此不過比方其音然其
下文曰著頰曰固頰曰頰象則是以頰爲固冠之物而非
爲弁貌段氏儀禮漢讀考疑其出三家詩然詩中如有芄
者狐有苑者桺之類皆形容之詞則此有頰亦當以傳云
弁貌者爲正張氏彩云許氏曰頰卽古規字規爲員者弁
之貌也今案說文不云頰卽規字惟藤下云小頭藤藤也
从頁枝聲讀若規字又作頰隸釋載張表碑卽以頰爲規

渠字張氏始誤記耳但其以頰爲弁圖之貌則與釋名云弁如兩手相合拊續漢志云皮弁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者形狀頗合自可存之以備一解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承琪案箋以至親明匪他之義乃謂其心無他所以別上文豈伊異人也正義述之既云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又云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文義重複非鄭意也

薦與女蘿施于松柏傳薦寄生也案爾雅寓木宛童在釋木說文則云薦寄生艸也或从木作鳩蓋寄生雖生於木

其質則草故字從草亦從木廣雅釋草既云寄屑寄生也釋木又云宛童寄生檇也本草多言桑上寄生者以其入藥故耳陶隱居云詩言施于松上方家亦用楊楓上者各隨其樹名之耳

傳女蘿菟絲松蘿也釋文云女蘿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承珙案爾雅以女蘿爲菟絲而不言松蘿廣雅以女蘿爲松蘿而別出菟絲惟毛公合菟絲松

蘿以釋詩之女蘿則菟絲松蘿當爲一物自陸疏分析爲
二後儒多從其說者蓋以神農本草菟絲列上品松蘿列
中品故耳然本經松蘿一名女蘿御覽引吳普云菟絲一
名松蘿則輾轉通名仍爲一物可知呂氏春秋精通篇云
人或謂菟絲無根菟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茯苓是淮
南說山訓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菟絲說林訓云茯
苓掘菟絲从然則菟絲爲茯苓之蔓施于松上故又謂之
松蘿王逸注楚辭九歌云女蘿菟絲也高誘注呂覽淮南
亦云菟絲一名女蘿皆用爾雅毛公因詩言女蘿施松柏
故又合松蘿以釋之陸璣乃云女蘿今菟絲非松蘿雖駁

傳文而實與經文相違戾正義反以爲當然誤矣

如彼雨雪先集雜霰傳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
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正
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
雪耳非謂霰卽暴雪也段氏詩小學曰暴當作黍爾雅作
消雪說文作稷雪此暴字必黍之譌如黍如稷皆言其形
也消雪當作屑雪承琪案此泥於暴爲大義霰雪未可爲
大耳廣雅釋詁暴猝也說文猝犬从艸暴出逐人也猝通
作卒漢書杜欽傳注引鄭氏曰卒急也凡卒然者謂之暴
引申之凡初起者亦謂之暴此傳以霰爲暴雪正謂將有

大雪其初卒然而下者必霰也與經先集意合固非以暴
雪爲大雪亦不必改暴爲霏爾雅雨霓爲霄雪與說文同
霄通作消亦非屑字之誤宋書符瑞志引韓詩霰英也

文選

雪賦注

引同 沈約云花葉謂之英然則霰爲花雪今案雪之成

花當在大雪之候與霰雪先集者不同韓義不如毛審矣
从霰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箋云王政旣衰
我無所依怙从亾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
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衰亾哀之也正
義曰以王必不燕已故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承琪案王
逸注楚辭大招引詩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此

亦以樂酒爲自飲然釋箋意似不如此君子仍當斥幽王
謂王不知孤危將亾且飲酒爲一夕之樂君子之宴如此
而已疏謂以已酒當王燕禮非是嚴緝云上二章言族人
以未見王爲憂既見王爲喜其辭猶緩也未章言國亾無
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飲酒相樂於今
夕蓋王今維宜宴而已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亾言維
宴謂天下之事已無可爲惟須飲耳其辭甚迫矣豈眞望
王宴樂之哉見卽上章未見既見之見謂見王也君子卽
上二章所指王也詩記以上二章君子爲幽王末章君子
爲族人自相語非也郝仲輿云今夕何夕从暮近矣而君

子惟怡然宴樂長夜之懽不輟來朝之事未可知矣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柰樂何者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類弁之謂乎案二說頗婉曲與詩旨合

車牽

序云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姜氏廣義曰朱氏解頤以此爲燕樂新昏上下通用之樂歌季氏解頤曰君子得賢妻而自慶之詞按章末日觀爾新昏則知作詩之人非卽新昏之人也何氏古義曰禮云昏

禮不賀人之序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新昏安得有燕有樂歌邪朱氏通義曰西亭王孫亦疑及
此然戴記所云恐是士庶之禮天子納后共承宗廟社稷
必與士庶家不同承琪案諸說反覆駁難皆過於坐實詩
詞耳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首章卽云思樂季女
逝兮是全篇皆虛擬之詞竝無其人其事正與陳風東門
之池一例式燕且喜式燕且譽與韓姑燕譽同本非謂新
昏燕飲式歌且舞與可以晤歌同亦非謂新昏樂歌至酒
殽飲會乃是興詞總極言思賢女之切得賢女之樂所樂
在此則所惡在彼矣詩人微婉之旨烏可以刻舟膠柱之

見言之哉

閒關車之牽兮傳輿也閒關設牽也呂記引董氏曰說文牽鍵也故謂之關又曰牽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閒關爲聲又爲驅馳其說本此何氏古義曰橫木持門者爲關卽門牡也車之橫軸似之加鐵于軸使鐵與木相閒而不得脫是謂閒關下文言牽是也承琪案雜記云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輶輪者正義云關穿也輶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杖關穿車轂而迴轉其輪是關義爲鍵亦爲穿牽者以鐵關穿軸端而制轂如鍵閉然行則設之有展轉艱澀之狀故曰閒關箋云嚴車設其牽嚴

謂鍵制其車正閒關之義也諸書言閒關者如王莽傳閒關至漸臺及後漢書鄧騭馬援等傳荀彧傳論所言閒關注皆以爲展轉崎嶇之意與設牽艱阻爲閒關義亦相近董氏以閒關爲車行聲古人無此語也

稽古編曰左傳叔孫昭子賦車轄

昭二十五年

以牽爲轄二字

竝見說文牽入舛部云車軸耑鍵也兩穿相背从舛齒省聲齒古文僕字轄入車部云車聲也从車害聲然則轄旣爲車聲又兼牽義故字亦作轄承珙案晉灼漢書注云牽古轄字然二字音義雖同在說文則軸耑鍵爲牽之本義車聲爲轄之本義其云轄一曰鍵乃轄之別義毛於泉水

傳云脂牽其車此傳云設牽則但取軸耑著鍵以爲將行之意不必牽及車聲矣

朱氏通義云顧夢麟曰疏義大全牽介二反則依逝爲叶章當三轉韻六帖逝石列反音舌則依牽爲叶牽逝渴括俱入聲上四句一韻愚按此章逝字當與抑詩言不可逝同叶六帖說可從承珙案集韻逝亦有倉列一切云往也然泉水載脂載牽與邁衛害去入爲韻與此詩牽與逝渴括去入爲韻正同不必改讀逝爲石列反也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箋云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承珙案思樂新昏無

端而牽入朋友詞意迂緩不切范氏補傳曰好友謂左右季女之賢友也言賢女不可多得止得季女爲王之配亦可用以燕飲而喜樂見其難得不敢望其多也此說亦未必然關雎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卽此所云好友燕喜之義白虎通義嫁娶篇云闔閭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然則好友猶云嘉耦思賢女之切而爲王謙辭與三章雖無德與女一例文義甚明不煩曲說

依彼平林傳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案毛意謂依與猗同淇澳傳猗猗美盛貌文選注引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是猗與依聲義皆同單言疊言意亦相近故傳

又以此依爲茂木貌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會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箋云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燕飲穀雖不美猶會之人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承琪案箋意以女爲諸大夫相爾汝然依其說則似以雖無德爲句下六字爲句按之經文及韻實不相合呂記從鄭嚴緝亦同而小變之謂賢女雖無恩德及汝說尤迂曲上文方言令德來教何忽云無德且賢女配王亦何用言無德及諸大夫邪李氏集解曰此思賢女而不可得之辭蓋言雖

無賢女以德及汝但得與王燕樂之猶勝於嬖后也此用
歐陽本義之說夫方思賢女何又云無且既無賢女則與
王燕樂者又是何等之女種種支離不可究詰惟姜氏廣
義曰此章正其令德之實言得此令德之碩女卽如一飲
一食躬儉可風也吾君雖無絕大思德與女女欣喜歌舞
不置貞靜可風也以是主持陰教足以表率六宮而無媿
德以接遇之禮言左傳晏子云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歌舞感德之謂也承琪謂姜說
以女指季女無德屬王言是也但上四句不過與詞言碩
女之德如是不比褒姒之嫉妬讒巧雖王無德與女亦能

說樂君子無不和諧式歌且舞焉猶之無旨酒嘉穀而亦式飲式食也姜氏釋上四句尚近於泥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箋云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鮮善親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的憂除去也呂記引陳氏曰析薪者以喻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翰寫而無所憂矣范氏補傳曰詩人謂陟高岡以斧而析薪故能得薪而併取其葉湑然而盛今王欲求賢女亦當有其道如斧

析薪然則賢女至矣承琪案詩中以析薪喻昏姻者不一而足此說較箋去蔽之說爲勝至詩中爾字箋皆指王亦以陳氏卽指季女者爲順我者詩人自我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傳景大也箋云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旣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騤騤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歐陽本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者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轡也承琪案

後儒多用此說以易箋疏今考禮記表記史記孔子世家
韓詩外傳南假子徐幹中論皆引此詩雖所喻不同然按
之詩詞高山景行自卽以喻賢女仰止行止極致其思慕
之意若如箋疏謂賢女旣進庶王能仰慕則法乎古人未
免多一轉折矣至四牡二句爲往迎賢女正與車轡爲首
尾之詞於上下皆順亦較箋疏之說爲優

孫奕示兒編云唐明皇孝經序曰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
哲按景行二字見於車轡詩人以高山對大道而言皆取
喻之辭此序則當以景訓明行訓踐而謂明踐先聖之訓
則辭意曉然博考經傳景之爲言大也明也殊未聞有訓

慕者承琪案宋韋居安梅磻詩話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
軒名爲未當詩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
之耳魏晉閒所謂景莊景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葉靖
逸四朝聞見錄云真文忠公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鑰嘗
叩其義真荅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樓公取詩景行行止示
之真遽易爲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今人名字以景
爲希者皆承襲之誤耳周密浩然齋雅談亦引黃山谷樓
攻媿二事然攻媿文集從子颯改字景劉說云颯本字大
之因閱南史劉颯事命改字曰景劉欲其慕古人之用心
此則又以景爲景慕矣盧召弓曰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

書稱愷景仰前修注景猶慕也又陳忠上書有百寮景式語注景慕以爲法式則景有景慕意自漢已然承珙謂此未可以證詩詩人自以高山明行作對三國志杜畿傳注引杜氏新書曰太祖下詔稱畿功美有云率馬以驟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此語正用詩意其他以景爲慕者或景字古亦有此訓要於詩無涉耳

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正義曰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據此是正義本二止字俱作之釋文本仰止作止或作之下句不言者自本作行之耳表記釋文云仰止本

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可證也此與史記引詩上作止
下作之正合卽說文印下引詩亦作印止則正義所據兩
止字俱作之者非古本也

觀爾新昏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
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釋文慰怨也於
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本或作
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正義曰傳以慰爲
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
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
見褒姒譏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

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
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承琪案此詩
陸從王義孔從馬義馬融作毛詩注康成作毛詩箋其所
據皆作慰安則毛意新昏指季女自不當有怨義韓詩作
以愠我心云愠恚也則新昏似指褒姒二者當各從其家
說文慰安也卽本毛訓其一曰恚怒也乃別一義然揆之
經文上章觀爾心寫此章觀爾慰心文義略同不應美惡
頓殊樂恨相反如是由此言之韓毛之短長可見矣

青蠅

序云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虞東學詩曰此序下無衍文錢

飲光引國語史伯曰夫虢石父讒諂巧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剗同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從用讒慝也此詩刺王當爲大子宐白被讒而作按易林云青蠅集藩君信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云馬蹄躓車婦怨破家青蠅汗白恭子離居則焦氏早有是說矣承珙案田閒之說本於何氏古義何氏并引漢書戾太子之亂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引詩營營青蠅止于藩以爲事與詩合然讒人罔極內而父子夫婦外而君臣朋友皆受其害詩言固無所不該卽謂刺幽王聽讒廢嫡亦無不可然必以棘爲九棘榛爲婦贄次章刺虢石父卒章刺褒姒此何氏之說則鑿矣

何氏又曰袁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正不知其所自出國風有魏而世系無考然魏詩何得入雅愚不敢信以爲然竊意毛傳篇次此詩與賓之初筵相屬彼爲衛武公所作遂以此并繫之武公而誤衛音爲魏耳承琪案困學紀聞已言及此何氏謂衛武之誤雖想當然亦似有理

營營青蠅傳興也營營往來貌說文言部營小聲也从言熒省聲詩曰營營青蠅此所據與毛詩異或出三家若及部龜部所引則又從毛作營毛不言聲者青蠅飛則有聲但言往來而其聲自見足知毛義之簡而精也

止于樊傳樊藩也箋云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嚴緝云青蠅集于在外之樊籬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汙几席不但止樊而已也喻讒人爲亂漸至迫近當防其微也承琪案詩中言止者如交交黃鳥止于棘縣蠻黃鳥止于邱阿之類毛傳皆以爲得所此首章傳云樊藩也三章傳榛所以爲藩也則止棘止榛猶言止藩耳蓋青蠅逐臭藩籬之間穢惡所聚毛意但以此爲青蠅之所常集必有所以引之而後營營者漸至于迫近以興讒人卑賤之流所處汙下必信讒者有隙可乘而後能用其交構故首戒以無信讒言也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箋云豈弟樂易也虞東學詩云陳鵬飛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願君子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田閒謂豈弟有優柔不斷之意猶齊子豈弟之稱今按左傳成凱悌也之文襄十年則陳氏說長

賓之初筵

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後漢書孔融傳注引韓詩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集傳謂此詩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悔過之作宜從韓詩秦氏詩測曰玩既醉而出四句應是武公侍酒於王見同

列之人醉而失禮故作此諷之諷其既醉則宜出也若飲酒悔過則自爲主不應轉咎賓之不出序說自不可易朱氏通義曰若祇是悔過當與衛風淇澳爲類矣序云刺時者武公於幽王之時入爲卿士不敢斥言王惡借悔過以刺之姜氏廣義曰以刺時之意爲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云我沈湎于酒也承琪案二說蓋欲通毛韓兩家之郵然使衛武公果止借悔過爲諷諫之辭而作序者遂坐之曰飲酒悔過是近於癡人說夢矣且詩中所言舍坐屢舞號呶側弁諸狀將謂他人乎抑武公自謂乎若謂他人則猶是刺時也若其自謂則以借諷之詞亦不必如此形

容盡致玩釋全詩仍當以毛序爲正

正義曰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卽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旣抗以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箛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旣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下

六句說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以一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王介甫呂東萊皆用其說嚴緝又述之以首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爲大射次章言

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爲燕射後儒則多因鄭箋烝衍烈祖其非祭歟之語故以鄭主大射爲長承琪案毛云有燕射之禮竝非專指燕禮之射也考射禮見於周官者有大射賓射燕射若對文固自有別然三射皆有飲酒之禮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大射儀未射以前節次皆與燕禮略同而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燕禮容有不射而射禮必無不燕者大射之先既有燕禮當亦可謂之燕射毛於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傳云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此謂大侯者凡人君以禮燕射皆設之非專指王以息燕之射蓋毛亦以首章前八

句爲大射之燕後六句爲既燕而射次章烝衍烈祖云云當如正義所申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籥舞笙鼓卽指射時之樂以此射爲祭擇士則樂奏既和當可以進樂其先祖洽百禮而受大福此如信南山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又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皆引而致之於祭非正言祭時之酒會菹豆也何氏古義曰烝衍烈祖以下六句皆預擬之詞非實祭也承上言大射之禮既畢凡射而中者皆得與於祭則今日能中之人卽後日助祭之人矣各奏爾能又起下文射事故賓載手仇以下毛以爲復射而於上文不發祭傳者以經本非實言祭事故也鄭

於次章皆以祭事釋之然各奏爾能謂是子孫獻尸疏申之以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殊不成語不如毛意指射而言與上章獻爾發功語意一例也至宋儒謂次章爲祭畢而燕燕而又射徧考經傳無祭後燕而復射之事若崔集注所分首章固爲大射次章明有烝衍烈祖之文何以決其必爲燕射也

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

祭歟正義申毛云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按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其申鄭云按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呂記云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

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爲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三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何氏古義曰綱者持舌繩之名舌所以維持侯者侯上下各有左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綱繩出于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于植也侯以向堂爲面則左下綱以面畔而言初之不繫者事未至也中掩束之者中掩左廂向東東之故將射乃解之也脫其束遂繫左下綱于植事至故也大射儀于將射雖不言繫綱而前此張三侯之時亦有不繫左下綱之文及畢事又有量人解左下綱之文則於此時繫之可知所以不言及者互相見耳承珙案箋以舉爲棲鵠正申傳舉字之義蓋經言大侯

則既抗之爲張侯本不待言必兼棲鵠其義乃備非謂大射前已張侯此時唯有棲鵠也下箋云大侯張而弓矢亦張則鄭意未嘗不以既抗爲張侯矣孔疏欲分別毛爲燕射鄭爲大射故申毛以爲同鄉射之張侯申鄭以爲大射不更張侯而唯棲鵠殊不知大射之脫東繫綱本與鄉射同不言者略耳此疏誤非箋誤也

以祈爾爵傳祈求也箋云射者與其偶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稽古編曰爵女當作女爵文倒者傳寫之譌耳孔申鄭云以求不飲女養病之爵又云我以此求女爵謂求不飲也又引射義辭爵語證之

使仲達爲疏時箋文已作爵女則不應以求不飲釋之其引鄉射文又當較論其同異矣蘇氏釋此謂求勝以爵不勝者蓋所見鄭箋作爵女故爲此說朱傳全用箋語亦作爵女蓋二字誤倒久矣承珙案陳說是也若作爵女則是相競云求罰女矣正義云求不飲女之爵固卽射義求中辭爵之意然必增字成句於經文語氣不合竊意此本罰爵而謂之祈者言欲射中以求爾之卒爵輔廣所謂借此以勸飲耳此詩人立言之妙也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

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禮從主人而起故云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承琪案此疏申毛固爲明暢然尚有未盡傳云手取也手本所以取物因而凡取卽謂之手訓詁每有此例古人謂手弓手劍者卽取弓取劍也呂記引王氏曰賓黨射則

毛詩後箋

卷二十一

辛

手敵主黨射則又手敵邱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戴氏續詩記曰手仇言射者各以其耦爲敵猶曰手搏手談之義其說皆通至射禮請射爲司射非主人自請耦者有司所比非賓自取豈有毛公大儒顧不知此而傳云云者考大射儀燕畢徹俎說屢安坐之後若命曰復射司射命射唯欲注云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蓋前此三射皆司射請射有司比耦此云命射唯欲則可自取其耦不必與正射同又天子諸侯燕禮射禮以膳夫宰夫爲主人前此正射君與賓爲耦此時或君不欲射主人膳宰之屬故可請射於賓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觀下文

酌彼康爵傳訓康爲安足知毛以此射指升坐安燕後之復射而言矣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傳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正義曰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己爵也此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或以投壺云正爵旣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旣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卽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承珙案上言以祈爾爵則射禮飲不勝者之事已畢何得次章又言飲彼不中王肅所

申似非經旨考大射儀坐燕復射之後亦如燕禮有無算酌酌以之公命所賜則非如前此射爵雖中者亦當與於飲矣故傳以康爲安以時爲中者固非勝飲不勝亦非投壺慶勝之謂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首尾承拱案此詩首次兩章毛鄭雖皆爲陳古刺今然毛以兩章或燕或射皆一時之事鄭則首章爲祭前擇士之射次章爲正祭已非一時之事而三章刺今乃獨承次章而言祭後之燕於義不安正義以爲相爲首尾非是竊意兩初

筵乃一古一今相對爲文其陳古專舉射禮者以其志於射略於飲酒故以祈爾爵以奏爾時所以見古人德將無醉未有無故而飲酒者再言賓之初筵絕不及所以飲酒之事則是有燕必醉醉則喪儀正序所謂飲酒無度者也謂與上章反對則可謂相爲首尾則未必然

屢舞僬僬說文娵婦人小物也从女此聲詩曰婁舞娵娵段注云古此聲差聲最近庸風玼兮玼兮或作蹉兮蹉兮承琪案此許所據或三家詩借娵爲僬娵不得爲舞貌也人部引詩仍從毛作僬僬蓋毛用正字三家用借字耳晏子春秋雜篇引詩亦作屢舞僬僬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己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承琪案傳釋立監佐史似謂飲酒之正法未必如鄭言以監史督酒令醉鄭注鄉射禮謂立司正以察儀法卽引此詩乃詩之本義此言督令皆醉者因下文有不醉反恥句耳其實上言監史爲禮法所當然下乃言醉者之不臧反以不醉者爲恥文義自明無庸別解疏以鄭義述毛恐非毛旨呂記引董氏曰立之監

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又引淳于髡說齊威王曰飲酒大王之側執法在旁御史在後爲證嚴緝云今此飲酒或有醉者或有醒者立之監以正其禮佐之史以書其過政欲防失禮者也彼醉者失禮而不善乃反以醒者爲恥非立監史之意也諸說似於經傳爲合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箋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正義曰鄭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訓之爲惡毛不爲俾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

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承拱
案上文明言彼醉不減何得云未有醉惡之事式字當從
王作用釋文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是王徐述毛皆同
此承上文不醉反恥來設爲監史禁戒旁人之詞無俾大
怠又卽承上句來言醉者以不醉爲恥若復從而謂之以
飲不當醉則彼必更肆其號呶以至於大怠蓋凡醉人最
惡人言其沈酣每至倚酒罵座古今情狀大抵相同詩人
體物微至亦所以使旁觀者俟其醒而後規之則言之易
入而其失或可以挽回尤足見詩人忠厚之意箋增防護
一層以詩兩句爲二事似不合語意朱傳云安得從而告

之使勿至於大急乎此解雖平易但經文式勿字無著呂
記引邱氏曰此爲飲酒者設法也爲主人者用不從世俗
所謂飲酒之法無使過醉怠慢無禮戴氏續記云式勿從
謂指未醉者言也彼已醉者幸勿從而與之言善自扶持
無使爾身至于大急戴氏詩考正又云勿有沒音沒勉聲
之轉式勿從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以無使至甚怠
諸說皆詰屈難通經意未必如是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箋云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
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
怒也段氏詩經小學曰觀箋云亦無從而行之鄭本匪由

當作勿由後人妄改爲匪與上匪言勿言成偶句耳承琪
案段據箋知經作勿由誠是正義云汝之所陳說者非所
當言勿爲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
此兩非字釋經兩匪字是孔所見本已作匪由然此疏實
失箋旨箋云其所陳說其指醉者下無爲人說乃戒時人
鄭意蓋謂醉者非所當言而言汝勿爲人述其言其所言
多不可從者汝亦勿從亦勿以其事語人皆所以維持調
護醉人使其惡不至於衆著耳疏以匪言亦屬旁人則不
醉之人陳說有何不當而戒以勿爲人說哉

由醉之言俾出童叟傳殺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

言使女出無角之殺羊膏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承琪案
上文勿言勿由勿語爲三事此獨承勿由者蓋爲人述其
言語人以其事猶是不醉者之所爲若從行醉者之言則
是亦醉矣尤不可以不戒故箋云膏以無然之物使戒深
也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云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
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
也正義曰何知非己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
彼之狀宜以彼飲荅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
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算爵旅與

無算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承琪案箋言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則三爵自指一人所飲而又以獻酢酬爲三則是賓主所共故疏以飲三爵禮之時通之然經文多又明對一人三爵爲言故後儒多引玉藻三爵而油油以退及左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此皆經傳確證似較箋疏爲優

毛詩後箋卷二十一終